

論馬克思的異化說

鄭學稼

自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公刊後，「異化說」引起廣大的注意。本文內容如下：(1)「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公刊和內容，(2)異化說產生的兩個歷史條件，(3)對異化說的批判，(4)馬克思恩格斯對「手稿」的態度，(5)首先注意異化說的人，(6)「手稿」發生的問題和部分的解答，(7)非馬克思主義者論異化，(8)實存主義與馬克思的異化說，(9)馬克思派對異化說的反應，(10)蘇聯學者對異化說的反應。

(1) 「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公刊和內容

一八四三年十月，馬克思同新婚夫人威斯特華倫·馮·燕妮抵達巴黎，和盧格 (Arnold Ruge) 簡辦「德法年鑑」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同時如盧格的話，投身於書海中。到一八四四年八月下旬止，他所讀政治經濟學名著，有亞當·斯密的「原富」、大衛·李加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薩伊的「論政治經濟學」，西斯蒙第的「論商業的富」，辟哥爾 (G. Pequeur) 的著作 (書名不知)，畢萊 (A. E. Buret) 的「論英法勞動階級之貧困」，穆勒 (James Mill) 的「政治經濟學綱要」，斯卡爾培克 (F. Skalbek) 的「社會財富的理論」，許爾茨 (W. Schulz) 的「生產的運動」，麥克庫洛赫 (J. R. MacCulloch) 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對這些名作的一部份，馬克思會做摘要，並寫後來題名為「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Zu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mit einem Schluskapitel über die Hegelsche Philosophie，後簡稱「手稿」)。①

遲到一九三一年出版的「手稿」原稿分三部份，每部份都有羅馬字的頁數。第一部份二十七頁，分三節，標題「勞動的工資」、「資本的利潤」和「地租」。自第十七頁起，題「地租」，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七頁另題為「異化的勞動」。第二部份原稿，保藏的只有第四十至第四十二頁，即共四頁。在句中有這標題：「資本的否定和勞動，土地所有權和資本」。第三部份

共四十三頁，分兩節，開始是第三十六頁和第三十九頁，題爲「私有制和勞動」、「私有制和共產主義」，其他題爲「人的需求的意義」。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三頁，題爲「公民社會中貨幣的權力」。第三部份附有獨立的原稿，現在題爲「黑格爾辯證法和哲學的批判」。此外，還有「序言」，放在最前面。

由之，我們知道：「手稿」由國民經濟學和哲學構成。就前者而言，馬克思依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先分析勞動的工資、資本的利潤、競爭和地租；而後提出大問題：「異化的勞動」，和發揮赫斯（Moses Hess）的意見：貨幣在公民社會中的作用。至於哲學部份，那是研究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可惜沒有全稿，或者他本來沒有寫好。

本文不是論述「手稿」的全部內容，它只討論其中最轟動近十年來思想界的『異化說』。

我們知道「手稿」作者馬克思，還是黑格爾和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學生，但已有自己的道路。因此，他的經濟學和哲學的論點，都和黑格爾有關。黑格爾研究英國古典學派經濟學，把亞當·斯密的「勞動」應用於哲學。他以為：人的活動的中心在於勞動。作為主觀性和客觀性之同一實現的勞動，是揚棄客觀性之死的東西的活動，又製造由人自身活動所產生之勞動問題。他又以為：人經過勞動而發生的相互關係，可用辦證法去說明。因此，勞動是實踐哲學的基礎。馬克思如此地批判道：

『（先說）黑格爾的現代國民經濟學的立場。他把勞動作爲人的本質，作爲自己保證的本質來把握；他只見到勞動的肯定方面，未見到它的否定方面。勞動是在外化範圍內人的自爲的成長或作爲外化了的人。黑格爾所知道和認識的勞動，只是抽象地精神的勞動。所以，無論什麼，凡是能够構成哲學的本質（自己知覺着的人的外化，或者自己思索着的外化了的科學），黑格爾把它作爲勞動本質而把握着；所以，他能够總結以前哲學的個別諸因素諸環節，並把他的哲學作爲這哲學，其他哲學家們所做過的事情——就是說：他們把自然和人類生活的個別諸環節，作爲自我意識，尤其當作抽象的自我意識而把握着——黑格爾從哲學的事業裏知道這樣事情。因此，他的科學是絕對的。』⁽²⁾

馬克思所說黑格爾的國民經濟學立場，是指黑氏的「法哲學」第一八九節。那兒談到斯密，李加圖和薩伊的思想。他知道現代工業的嚴密分工和採用機械的後果，是工人悲慘的根源。他看出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和『奴』的關係（「精神現象學」有詳細說明），和這關係經過物而表現：『奴』否定物，『主』享受物並對『奴』有支配權。此外黑格爾『只見勞動的肯定方面，未見到它的否定方面』，是指他只知資本主義發展的進步性，而不說隨之而生的階級分化。

不僅此也。馬克思還指出：『國民經濟學從私有制這個事實出發，但它不給我們說明這個事實。』也就是：它『關於勞動和資本的分離，關於資本和土地的分離的根據，都沒有揭示出來。』⁽³⁾

不滿黑格爾和古典經濟學家的馬克思，從當時國民經濟事實出發，如此說：

『勞動者越是生產更多的財富，他的生產在力量和範圍上越是擴大，則他反而越來越貧困。勞動者越是創造更多的商品，他反而越加變成更廉價的商品。物品的世界越是增加了價值，人類的世界越是在正比例中愈加貶值。勞動不僅生產着商品，還把自身和勞動者當作一個商品來生產，而且只要它生產着商品，那就在同一比例中把自身和勞動者當作商品來生產着。』

馬克思還揭示這真相：

『勞動所生產的對象，也就是勞動的生產物，對於勞動作爲異化的存在，作爲不依靠生產者的一個力而對抗着。所謂勞動生產物，就是勞動自己固定於一個對象中，把自己成爲物質，這就是勞動的對象化（objectification 或譯「物象化」）。勞動的實現，就是勞動的對象化。這種勞動的現實化，在國民經濟學的狀態中，作爲勞動的現實性剝奪而出現，對象化表現爲對象的喪失和對象的隸屬，佔有表現爲異化和外化。』⁽⁴⁾

這兒，馬克思所說的「異化」和「外化」，有下面的解明：所謂「異化」（Entfremdung 或 Esterangement）是指：『勞動者生產得越多，那末，他創造在自己對面的異化的對象世界就越加厲害，他本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加貧乏，歸他佔有的東西就越少。在宗教中也有這種情形。人向神供獻得越多，他自己所留存的越少。』⁽⁵⁾

馬克思所謂「外化」（Entäusserung）是指：『不僅他的勞動成了一個對象，成了一個外在的現存，而且這外在的現存在

他外面，不依存於他，對他疏遠冷淡地現存着，而且在他對面成了一個獨立的勢力。這就是說：凡是投到對象中去的所有的生命，都敵對地疏遠地對着他。』⁽⁶⁾

馬克思進一步探究何以勞動有異化。他說：『勞動者沒有自然，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就不能創造什麼。感性的外部世界是材料，他的勞動在材料上實現自己，在材料裏面進行活動，從材料裏面並且利用材料來進行生產。』至於「自然」，供給勞動以生活資料，也就是說：『勞動如沒有對象給它操作，就不能生活，另一方面，自然提供生活資料，有較狹窄的意思，也就是指勞動本身的肉體生存的資料。』由上面敘述，馬克思做這結論：

『所以，勞動者經過他的勞動佔有外部世界越多，佔有感性的自然越多，則他越來越多地被奪去生活資料。這種剝奪有兩個狀態：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來越不成其為屬於他的勞動的對象，不成其為他的勞動的生活資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來越不成其為直接意義的生活資料，即勞動者的肉體生存的資料。於是，勞動者在下述兩方面中成為他的對象的奴僕：第一、他承受勞動的對象，也就是說，他承受勞動；第二、他承受生存資料。由之，第一他作為勞動者，第二他作為肉體的主體（physical subject）才能够生存。這個奴隸狀態的頂點就是：他只有作為勞動者才繼續維持他自己作為肉體的主體的生存，和只有作為肉體的主體，他才是勞動者。』⁽⁷⁾

馬克思對勞動者在他的勞動對象中的異化，有這憤慨的話：『勞動者生產得越多，他就消費得越少；他創造的價值越多，他就越失去價值，和變為越沒有價值的人；他的生產品越齊整，而勞動者就越不齊整；他的對象越文明化，勞動者就越淪于野蠻；勞動越有實力，勞動者就越成為無力；勞動越有精神，勞動者就越失去精神，和他越成為自然的奴隸。』⁽⁸⁾

可是，馬克思以為國民經濟學却隱沒了「異化」！因此，他說：

『勞動替富人生產了驚異的東西，却對勞動者生產了赤貧。勞動生產了宮殿，却對勞動者生產洞窟。勞動生產了美，却給勞動者生產畸形。勞動用機器代替自己，但這樣它就使一部分勞動者倒退到野蠻式的勞動，並使另一部分勞動者變為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却替勞動者生產了愚蠢，癡癲。』⁽⁹⁾

上面是由勞動者和他的勞動生產物的直接關係，來考察勞動者的異化和外化。勞動者在生產活動中，在生產行為中，表現了異化：同理，只有生產活動是外化，勞動生產物才外化。馬克思接着問：勞動外化在那裏成立呢？他如此說：

『第一、是在于勞動對於工人是一種外在的，不屬於他的本質的東西；工人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感覺自己不是幸福的，而是不幸福的，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肉體的和精神的幹勁，而是磨折自己的肉體和損害自己的精神。……他的勞動……是強制的勞動。這不是對勞動需要的滿足，而只是滿足其他需要的手段。……最後，勞動只外在性質對於工人還表現在：這個勞動不是屬於他的，而是屬於別人的，他自己在勞動過程中不是屬於自己，而是屬於他人的。

結果，人（工人）只有在實現自己的動物功能的時候，即在吃、喝、生育，最多在安居家中，裝飾自己等等的時候，才感到自己是自由活動的，而在實現人的功能的時候，他感到自己不過是動物。動物的東西成爲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變成動物的東西。』^⑩

因此，有這兩種勞動的異化：『第一、工人對勞動生產物的關係，即對異己的和支配着他的對象的關係。這種關係，同時是對感性的外在的世界的關係，對自然對象的關係，即對異己的同他敵對的世界的關係。第二、勞動對勞動過程本身中的生產行為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工人對他自己的活動的關係，即對一種異己的，不屬於他的東西的關係。』這種活動是苦惱的。因爲，『他個人的生活是反對他自己的、不屬於他的活動。這是自我異化，而上面所談的是物的異化。』^⑪

還有第三種異化，即人對自然也就是對他的種屬、人類的異化，有四個情況：(1)因爲人類必需去生產，去創造，而異化却使生產生活只成爲滿足需要的手段，個別人和人類異化了。人使他的本質只成爲他的存在的一種手段。(2)因爲異化了的勞動由人奪去了種屬的生活，也就是它奪去了他對動物佔優越的地位的生活。一位工人，社會可待他和一匹馬一樣：他的所得只夠維持生活。(3)人類生活全部地異化了；人不是作爲人類，他發現自己被作爲一種手段，一種工具。(4)因此，人和他的同類人異化了，因爲他對待自己也作爲一種手段，一種工具。^⑫

總而言之，馬克思所說的『異化』，有三個形式：(1)人對勞動對象的異化，(2)自我異化，(3)人和別人異化，人和人類異化

化。

何以有勞動的異化和外化？馬克思以為由於私有制。他說：『只有私有制的發展到達了最後的頂點，才出現私有制的秘密，也就是：一方面，私有制是外化了的勞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它是勞動借以外化的手段，是這個外化的實現。』^⑯

由之，要揚棄勞動的異化和外化，只有揚棄私有制。表現私有制的揚棄，就是共產主義。馬克思以為共產主義有三個形式：(1)粗糙的共產主義（Crude communism）。它否定人的個性，不是廢除私有，而是復歸到窮困的和沒有需求的人的自然的簡單狀態。(2)國家揚棄還未完成，還有政治性（民主的或專制的）的共產主義，它仍受私有制（即受人的異化）的影響。上述兩個形式的共產主義，『還沒有把握到私有制的積極本質，並且很少了解慾望之人的本性，所以還被私有制所俘虜和受它的感染。它確捉住了它的概念，但沒有捉住了它的本質。』^⑰(3)『共產主義作為私有制的積極揚棄，即人的這種自己異化的積極揚棄，因而是人通過人和爲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因此，共產主義是人以自覺的方式並具備已有發展的全部豐富性而對自己的完全復歸，也就是對社會的人，即人性的人的完全的復歸。這樣的共產主義，就是完滿的自然主義等於人本主義^⑲，而且也就是完滿的人本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與本質，對象化與自身肯定，自由與必然，個體與屬類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決，而且它知道它自己就是這個解決。』^⑳

十分明白，馬克思寫「手稿」時所說『作爲私有制的積極揚棄的共產主義』，是思想的範疇，而不是實踐的方法。它和二三十年代起共產黨人所說所幹的『共產主義』全不相同，因爲他公言它是『人本主義』。

以上是馬克思的異化說（包括「異化」和「外化」）的內容，內中引用的句段，是討論這問題者常引用的。

(2) 異化說產生的兩個歷史條件

我們還要解答這個問題：馬克思異化說產生的歷史條件。它分爲兩方面：第一、他繼承德國古典哲學的傳統；第二、他受寫作時環境的刺激。先說前者。

我們知道：法國哲學研究的主題，是物質和精神的關係。德國哲學家也研究這問題，却找尋主體和客體的關係；康德以為主體不能知道客體，和客體不能認識。費希特不滿康德的「不可知論」(agnosticism)，認為「自我」（主體）決定「非我」（客體），但他的主觀唯心主義強調行動或實踐的必要。謝林注重自然，將費希特的主觀唯心主義轉變為客觀唯心主義。黑格爾捨棄費希特和謝林的片面性，把一切人類知識包括於各主、客體的對立中，最後主體與客體一統於絕對。他以為在絕對精神中，先有意識，以後有自我意識。黑格爾的哲學，支配當日德國的思想，依馬克思於一八三九年十一月給父親的信，說明他也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但是，他和當日青年黑格爾派一樣，後來接受費爾巴哈的思想，捨棄黑格爾的唯心主義（依他自白，不放棄黑格爾的辯證法）。到巴黎後，他估計費爾巴哈的哲學，也發現它的弱點。當他寫「手稿」時，雖然還恭維費氏，已有了距離。

黑格爾在「邏輯學」中說：『對於自由，必然地使我們感到某些存在的事物，莫不是我們的。』因此，他認為人的目的，是獲得自由。哲學家的主要任務，就是指出人在何種條件下獲得自由。他又說：人獲得自由後，就有自我意識，於是他佔有他的『本質』，和他獲得了他的『自我』。可是，由於兩個條件，人和他的『本質』分離。那就是『必需』和『異化』。所謂『必需』，是指人要依賴自然，受自然的限制，也就是說：受富源有限和體力有限的限制。所謂『異化』，指『自我』分為人和物，分為企圖控制自己命運的主體，和受別人操縱的客體。到科學發達，人克服『必需』和控制自然，可是人怎能克服主體與客體分離的奧秘呢？如果主體與客體分離，人怎能有『自我意識』呢？布魯諾·鮑威爾(Bruno Bauer，與馬克思同屬黑格爾左派，後因思想分歧而分手)解決這難題，以為靠揭發人類關係（也就是在社會活動後面的實在動機）之神祕的批判哲學的發展。他認為人一生下來，對於他們的道德和信仰，對於他們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多數人只有接受，和忘却來源，也就是說他們受世界的規定。如果能够把所有信仰給與批判，人就有自我意識，並由之有了理性。因此，克服那主體和客體分離的二元性，只有經過獲得自我意識的成功。費爾巴哈解決這難題，採取另一方式。他以為異化由於宗教的迷信和拜物教性。他指出：路德摧毀人和上帝的媒介的制度，他自己是路德第二，要摧毁上帝。如果人能解除神學化的宗教，人就自由。這等於說，要克

服異化，應把神性給人。

馬克思經過思想的摸索，得到與黑格爾和費爾巴哈不同的見解。當黑氏討論『自由』時，會提出一個原則，即『行動』。他以為人要克服主體和客體的二元性，只有經過『行動』，人在『行動』中才找到自我。馬克思把『行動』改為『勞動』。人經過勞動，變為社會的、合作的動物；經過勞動，改變自然。可是，由於私有制的存在，產生勞動的『異化』和『外化』。因此，要取消『異化』和『外化』，只有廢除私有制。這一觀點的發揮，使馬克思把經濟學和哲學結合一起，同時又把哲學建立于唯物主義基礎之上。「手稿」因此于分析和論述經濟學各範疇之後，轉到哲學，也就是它的第三部份題為「黑格爾辯證法和哲學的批判」。關於這一點，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不論述。^⑯

關於馬克思寫「手稿」的環境，是他目擊巴黎無產者的窮困生活，接受魏特林、赫斯的社會主義觀，最重要的，是恩格斯投稿「德法年鑑」所介紹卡萊爾（Thomas Carlyle）的「過去和現在」（Past and Present）中所揭露英國無產者的慘境，和恩氏到巴黎後與他作長夜之談時所說英國勞動階級的狀況。這些事實，激起他的人本主義。我們應知道，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所有社會主義者，都是人本主義者，與十月革命後殺人不眨眼的布爾什維克，全不相同。又由這一事實，才有馬克思的「異化說」，如後文所說，才會發生這個思潮：馬克思是人本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成熟期的馬克思，不是同一人。

(3) 對異化說的批判

讓我們再說：就馬克思的「異化說」而言，它是完全正確嗎？現在介紹賀克（Sidney Hook）教授在「在西方世界中的馬克思主義」中的評論：

誰是異化的人？他在那一情況下異化？依馬克思的論述，為着受外力的壓迫才有異化。反過來說，有創造性的人，如不受外力的壓迫，本他的志願從事工作，那他不是異化者。因此，有創造力的藝術家；追求自己以為極有意義工作的人；本自己理想企圖改造社會，使無數人得到幸福的改革家；都不是異化者。社會上，當然有這類的人。

馬克思爲人們指出三個異化形式，內中之一說：生產物不屬於生產者，反仇視生產者；這是不完全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造橋鋪路，和別的從事公共工程的人，縱使他爲生活而工作，不能說他的工作成果和他對立或仇視他。

我們知道：馬克思所說的「人」，是有精神生活的人，與動植物不同而有意識的人。如人受物質條件，受必需等條件的支配，就不是真正的人。因爲真正人的生活和思想，都必須表現自由的選擇。總一句話：真正的人，不受物質的支配，不受必需條件的壓迫——黑格爾也有這個自由觀。

這種真正的人，或稱爲「理想的我」(ideal self)或「自然的我」(natural self)不會有異化的事。按照馬克思「手稿」中的社會理論，人是社會的創造物 (social creature)。由於人對自然和社會發生關係，繼續改變他的個性。在一定時間內，人性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如果有不受社會和自然的影響的人，那他的真正性格不會被歪曲，不會異化。

馬克思強調分工產生異化。但分工也產生專業化，它對個人和對社會都有益。馬克思曾承認分工是社會進步的必有，它使人們結合，不是自然異化。馬克思又強調私有制產生異化，可是他也承認私有制是歷史某一階段人所必需的制度，由之異化也是必需。如一面承認私有制爲人生活的必需，另一面又要取消由它而生的異化，那表示人應該怎樣，而不是說人實際怎樣。最後異化有兩種：一種是爲社會所不容者，離開社會；另一種是不滿壞社會而自我疏遠它。後一種異化不是壞事。⁽¹⁸⁾

(4) 馬克思恩格斯對「手稿」的態度

對馬克思主義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手稿」是黑格爾左派馬克思，走進「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橋樑。到了晚年，他和恩格斯都忘記青年期的作品。因此，除了「神聖家族」，別的早期著作遲到恩格斯晚年都不公刊。一八八六年（馬克思死于一八八三年三月）二月十五日，恩格斯寫信給弗·凱利·威士涅威斯基（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夫人如此說：『我舊書中許多段半黑格爾主義者的語言，不僅不能翻譯，就在德國，它的大部份也失去了意義。』的確，初期著作，在恩格斯甚至於在馬克思的腦中，都不過是廢物。一八八八年二月，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序言中，也說到一八四五

年間的著作。他說：『我們也樂意把原稿給老鼠去咬嚼批判，因為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明白問題——已經達到了。』事實上，老鼠只咬嚼幾頁。一八九三年恩格斯與俄國文學家兼翻譯家、社會民主主義者阿列克賽·米哈依洛維奇·沃登（A. M. Voden 1570-1939）的談話中，談到馬克思的早期作品，曾表示費爾巴哈的「論綱」，是舊貨中內容最豐富的，和值得引起人們的興趣。他拒絕普列漢諾夫的要求：『應該儘快地出版馬克思的全部哲學遺著和他們倆合作的著作』，却以為不應把他『一生中餘下的時間浪費在出版那些早已被他們拋棄的、與四十年代的政論家們有關的手稿上』，而應該于「資本論」第三卷出版後，準備出版「剩餘價值學說史」。當沃登找個機會重提出版早期著作時，恩格斯肯定地說：『今天任何人，說得更確切些，「不論考茨基，或是伯恩斯坦」都對他（黑格爾——稼）不感興趣。』^⑯

(5) 首先注意異化說的人

首先注意青年黑格爾和青年馬克思思想上聯繫者是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他在「歷史與階級意識」（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中，提出一些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問題，它的第四章「物象化與無產階級的意識」，首先發表和發揮勞動異化說。同時，德共理論家卡爾·柯爾施（Karl Korsch 1866-1961），在他的「馬克思主義與哲學」（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中，強調黑格爾與馬克思的關係。這兩人的著作，引起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G. Zinoviev）在第五次大會上的斥責。在這一命令性的指使下，俄共理論家布哈林和哲學家傑波林（A. M. Deborin）們都譴責盧卡奇們。柯爾施後來和共產國際脫離關係，更勇敢地攻擊列寧們，最後死於美國，連馬克思主義都放棄。盧卡奇雖受處分，却討好斯大林，發表自我批判。到一九三三年「手稿」出版，那自我批判是是一個諷刺，因為對的却是自我批判者。儘管他沉默不語，却寫「青年黑格爾」大談異化說。這部書遲到一九四八年出版，那時他是匈牙利政權的大理論家。有些人認為斯大林死後，不僅匈牙利，還有其他東歐共產國家之反共運動，和盧卡奇的理論有關。

到了四十年代，由於斯大林接連地大殺老布爾什維克的大審判，和他不能掩匿的暴政，使有識之士發生這些問題：何以在

廢除所有制後，蘇聯會發生那殘酷的事？又在共產黨統治下，何以會有與馬克思的「手稿」所說相反的異化和外化？僑居紐約的一些德國學者們，尤其是賀爾海麥爾（Max Horkheimer）所主持的弗蘭克府社會研究所（Frankfurt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和它所辦的「時代什誌」（Zeitschrift）努力研究馬克思的青年期著作，另把異化說做特別的研究。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實存主義哲學家接受異化說，美日各國的學生運動也公然反對異化。在這個學術氣氛下，沉默已久的莫斯科御用哲學家們，也被迫說話。

(6) 「手稿」發生的問題和部分的解答

「手稿」出版後，發生下面的問題：

- (1) 馬克思的哲學和黑格爾的哲學有何關係？
- (2) 青年期馬克思的思想，和「第一國際」、「資本論」的成熟期馬克思的思想，有何不同？
- (3) 研究「手稿」或其他馬克思的早期經濟學著作，有助於了解「資本論」嗎？
- (4) 何以晚年馬克思不發揮早期的異化說？
- (5) 馬克思的異化說和私有制有何關係？
- (6) 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的相互關係，究竟是怎樣呢？
- (7) 何以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有異化和外化？

現在先論述第一個問題：何以晚年馬克思放棄異化說？

「手稿」未發表前，馬克思在著作中，不是完全不用「異化」這名詞。如「共產黨宣言」中「(丙)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會指出：『德國者作家們……在批評貨幣關係的法文原稿下面添上了「人性的異化」。』^⑩又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商品拜物教」，是異化說之另一論述。同第三卷第一篇第五章概說中，有這段話：『資本關係已經把勞動者放在這種情

況下，以致他對於他自己的勞動的實現條件，成爲全無關係的、完全外在的、異己的、並從而在事實上，把內部的聯繫，隱蔽在這種情況裏面。』^{②1}

一九二二三年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長梁贊諾夫對「社會主義學院」報告發現了一千頁的馬氏原稿，即「政治經濟學批判原理」(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它遲到一九三九年在莫斯科出版，未引起注意。一九五三年該書出德文版，一九六七至八年出法文版。這原稿，是「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稿，內中也有論述異化。一個人思想的成熟性，是逐漸發展的，可是，成熟思想期馬克思確放棄「手稿」的異化說，僅發揮商品拜物教性。何以如此？沒有滿意的解說。

再說「手稿」的馬克思和成熟期馬克思，在思想上有這不同：青年期馬克思有人本主義的思想，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Authentic Marxism)，而成熟期馬克思的思想，却是「腐化的馬克思主義」(Corrupt Marxism)。有這觀點者，還以爲青年馬克思是恩格斯的反對者。波共理論家沙夫(Adam Schaff)不同意這意見。他以爲：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有人本主義；在「共產黨宣言」中，有自由觀念，階級鬭爭等觀點。這等於說：馬克思的思想，就主要之點而言，沒有青年期和成熟期之分。他還強調：『在某個人的場合，有捨棄完全發展的觀點，而採用全不相同的觀點。馬克思則非如此。他的青年期唯心主義，他的一八四三至一八四七年的改變意見，都不能視爲那是固定的完全已形成了體系的觀點。』^{②2}

波蘭華沙大學教授柯洛科夫斯基(Leszek Kolokowski)以爲青年馬克思反對成熟恩格斯，沙夫不以爲然。沙氏認爲：自馬克思寫「資本論」起，兩人有了分工，前者研究經濟學，後者研究哲學。馬克思從未反對恩格斯的哲學觀。對於異化說，沙夫在「馬克思主義與個人」中，有詳細的論述。他強調：社會主義以人爲本，這個「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所有社會主義運動，都是反非人化、反擣取、反壓迫，爲人的幸福而鬭爭。因此，不應以人爲手段，而應以人爲目的。人本主義是一切社會主義的基礎，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也不例外。這等於說：青年期馬克思的異化說，與成熟期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鬭爭是一致的。馬克思沒有拋棄異化說，而以更成熟的觀點表現它。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早期馬克思著作，尤其是對「手稿」的研究，恰如史特魯克的話：『哲學家和心理學家，經濟學家和神學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他們的評論，堆積於我們的圖書館，他們的大多數，是用法文或德文寫的。』²²

研究「手稿」者，發現有兩個馬克思：舊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的有機體作為經濟體系；政治是經濟利害衝突者的舞台；並論述革命和理論實踐的關係。由於他的理論邏輯性，不必訴諸道德，因此沒有道德觀。新馬克思呢？他是道德家。他不僅揭示資本主義的惡，還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恐怖手段。就由於這個認識，一九三二年蘭德蘇和邁爾出版「手稿」時如此說：『不是成熟的馬克思，而是青年的馬克思，算做真正哲學家：「手稿」成為馬克思的整個思想發展的關節點，內中他的經濟分析的原理，直接地源自真正實在的人的理念。它顯示馬克思處於最完美的高度，它本身又是包含全部馬克思精神範圍的唯一文献。這個全部範圍等於馬克思所說的「真正人本主義」。』他倆由之做這論斷：『常與共產主義有關連的每件事，又由那些事今天去了解它本身，馬克思都早先預料地明白反對了。』²³

(7) 非馬克思主義者論異化

討論「異化」最好的非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是心理分析家弗洛姆（Irich Fromm）的「馬克思的人的觀念」（Marx's Concept of Man）。 he 說：『除了根據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所發揮之人的觀念，就不能了解他的社會主義觀和他的批評資本主義。』這等於說：在「手稿」出版前，無人了解馬克思的真正觀點。他還以為青年期和成熟期的馬克思思想是一致的。他如此說：『馬克思以為社會主義是允許用克服人的異化而實現人的本質的社會。它不外是創造條件，使有真正自由的、合理的、積極的和獨立的人；它是達到預言的目的：毀壞偶像……馬克思以為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自由……建立於這一基礎之上：人用自己雙足站起來，用他自己的力量，使他本身與世界發生生產的關係。』²⁴

史特魯克不贊成弗洛姆的理論，認為它和蘭德蘇及邁爾一樣閹割去馬克思的經濟部份，即捨棄階級鬥爭。在弗氏眼中，馬克思主義成爲默西亞主義（Messianism），反對教會，也反對自由主義，尤其是反對一切權威主義——不管是列寧的，斯大林

的成別人的。²⁶

又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杜克爾（Robert C. Tucker）教授著「卡爾·馬克思中哲學和神話」（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強調：『人的自我異化和對它的克服，當是馬克思最重視的和成爲他的思想的中心論點。』²⁷

杜克爾承認有「異化」現象。它歪曲了人的本性，但它的來源，不是如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而是人的自私、貪慾和驕傲。要消除「異化」，只有人内心除去那些不當的慾念，而不是採用社會革命的手段。馬克思對於人性有這認識：第一是歷史的可變性，依生產方式之變而變；第二是不變性，爲滿足自己的要求而自由地從事各種各式的生產勞作。依賀克教授的意見，杜氏的這一說法不合馬克思的本意。杜克爾還否定「手稿」的作用。他說：『「資本論」，依馬克思的話，是他花了二十年艱苦工作的成品，爲着它，他犧牲他的健康，他的一生幸福和他的家庭，對現今的我們，可算是一個知力博物院的陳列品，至於論美學（經濟學——稼）的未來的一八四四年十六頁手稿，也許在一天中草成，從未想公刊，却含有許多至今還有意義的地方。』儘管杜克爾的著作，有許多論點不爲賀克們所接受，但它對於馬克思與德古典哲學和費爾巴哈的關係，却有極中肯的論述。他和弗洛姆一樣，以爲青年和老年的馬克思的思想是一致的，可是，他却以爲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神話，『資本與勞動戰爭的神話』。『馬克思的「資本論」不是倫理學的著作，而是天啓書。』由之，他認爲馬克思不是社會科學家，而是『神話創造者的哲學家』。

與杜克爾相伯仲的是「馬克思主義與人本主義」（Marxisme et humanisme）作者比哥（P. Bigo）。他宣稱：馬克思的理論，是另一種形而上學。他如此說：『精神現象學簡單地變爲勞動，人的異化的辯證法變爲資本，絕對知識的形而上學變爲絕對共產主義。歷史維持所有同一的意義，馬克思派的「意向」是這麼大，這麼野心，和黑格爾的意向一樣。』²⁸

卡爾維司（J. K. Calvez）神父的「卡爾·馬克思的思想」（L'enseignement de Karl Marx）全書六四〇頁，討論『異化』佔四四〇頁，可說是最完滿地討論那問題的著作。雖然他是神父，對於無神者馬克思却有這讚語：馬氏的哲學，是『人、自然和歷史的完全體系。』對於「手稿」，他以爲具備了後日馬克思所發揮的思想。

(8) 實存主義與馬克思的異化說

到了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由於發現吉該佳爾（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的思想，異化說更受重視，而且由之馬克思主義和以吉氏為始祖的實存主義（Existentialism）發生思想上的聯繫。吉氏以為：人的內心常有罪惡感，要克服異化，只有宗教。這個宗教觀，馬克思派以為是當日經濟落後丹麥社會的反映。吉氏又以為：黑格爾左派要合理地答覆異化問題是不可能的。因為主體，客體的二元論，沒有合理的行為克服它。只有經過神，人才能與他身外的力量發生關係。這等於說：就本體論而言，吉氏接受異化的觀念，並給以宗教的內容，而馬克思却把異化縮小到由經濟制度而建立的社會關係。

在實存主義者中佔最特殊地位的是薩爾特爾（Jean-Paul Sartre）。他是共產主義（布爾什維主義）的同路人，雖然反對唯物主義，却捧馬克思是『我們時代的哲學』，和馬克思是『唯一了解歷史、即具體地綜合動的辨證的全體性』之一人。他以為如馬克思主義滲加實存主義，就可以從機械地把文化現象簡化為經濟公式解放出來。他反對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以經濟或階級或別的因素去解釋福樓拜（G. Flaubert）等文學家的作品，是不能成功的。他肯定異化說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心，並把馬克思學說作為暴露和克服異化的原則。對於斯大林的恐怖手段，認為是必需的，因為，由於「異化」的過程，人已非人化，要經過共產黨的專政，才恢復了完全的人。^②贊成暴政和尊重個人自由，是相反的觀念。薩爾特爾却有這相反的思想！

實存主義派另一思想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恭維『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超過其他一切觀點。』因為在現代人的經驗中，馬氏預見到異化的事實。受薩爾特爾和虎色爾（E. Husserl 1859-1938）影響的貝勞·朋地（Maurice Merleau-Ponty），既是斯大林主義者，又是實存主義的信徒。他的「人文主義與恐怖」（Humanisme et Terreur），肯定斯大林大殺老布爾什維克的審判是合理的。譬如布哈林的政治路線既錯，就有罪。因為，『政治家決定本身的，不是他本人所幹的事，而是他們所依賴的力量。』全面地擁護斯大林和蘇聯的貢勞·朋地，在韓戰後，突然反對薩爾特爾的「共產黨人與戰爭」中的擁護蘇聯主張。他斥責薩氏的『極端布爾什維主義』，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辦法。他還以為當當代資本主義或當代社會主義，都不

能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術語去了解。^⑩

關於實存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爭論，盧卡奇的「實存主義或馬克思主義」(Existentialisme ou Marxisme) 和沙夫的「馬克思主義和實存主義」(Marxism and Existentialism) 是馬派著名文献。盧氏認為：實存主義是哲學家於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之外，走第三條路，而且是帝國主義時代的哲學。^⑪無需說，這論爭不是本文的內容。

許我們這樣說：實存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反對黑格爾哲學的抽象性，把真實的、活生生的、痛苦的人視為一種神秘的形態。双方都強調人的尊嚴性，馬克思主義由人是社會的動物，在階級鬭爭中克服異化，建立實現自由的社會，而實存主義之祖吉該佳爾却在人的罪惡感中克服異化。總而言之，對於『自由』，馬克思主義派以為可由世界無產階級集體地重建使人自由的社會，實存主義却在所仇視的世界中追求個人的自由。在意識形態領域，實存主義派由人反異化的鬭爭發揮動人的長篇大論，而馬克思主義派却偏重於經濟的和政治的鬭爭。我們已知道，一八四七年後，馬克思似乎忘記了「手稿」中關於異化的理論，至少他不把它作為思想的中心。

(9) 馬克思派對異化說的反應

現在再說馬克思派對於「異化說」的反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有很多討論『異化』的著作，由於多是德、法文，筆者不能論述。^⑫他要說的，是共產國家內對這問題的意見。

東歐共產國家內首先論述青年黑格爾和青年馬克思的思想上聯繫者，我們已知是盧卡奇。他雖然不敢公開否定自己三十年代在莫斯科的坦白，却發表他的「青年黑格爾」，暢談異化說。他的思想影響了匈牙利和波蘭等國的青年共產黨人。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在蘇共大會上清算斯大林的演詞傳到東歐各國時，受蘇聯控制的東歐共產國家內的青年發生這問題：斯大林和他的繼承者對東歐『兄弟國家』的控制，合於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嗎？斯大林在蘇聯的長期殘暴統治方式，合於人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嗎？所有共產國家的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難道不是馬克思在「手稿」中所說的『自我異化』，應成為革命的對象嗎？

? 東歐在斯大林死後之反蘇、反共的思想和行動，就由對那些問題的否定答案而產生。盧卡奇在匈共反蘇鬪爭中，演了重要的角色。^{③3}

由「手稿」和其他青年期馬克思的著作，在波蘭發生哲學家柯洛科夫斯基和波共理論家沙夫對認識論的爭論。柯氏認爲馬克思的認識論（Epistemology）有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觀點。他依「手稿」，發現馬克思的認識論與恩格斯和列寧的認識論不同。對於恩格斯的認識論，他以爲受當日流行之實證主義的科學主義（Positivist Scientism）的影響，而列寧的認識論，只是外在世界物體的「抄錄」（Copy），「攝影」和「反映」。他做這『簡單的結論』：

『馬克思主義當它開始之時，形成胚胎形的知識論，後來發展成冠以馬克思之名的思想學派，却被恩格斯的極不同觀念，尤其特別列寧的觀念所代替。（我說特別，爲着列寧以系統的理論，敘述他的反映論，和抄錄，模倣實體的意識）。我們暫捨棄有助於這個特別發展的理由的分析。理由當然不只一個的（在恩格斯的場合，難於除去當日流行之實證主義的科學主義的影響，又在列寧的場合，受俄國唯物主義傳統的影響；但這只是一部分的解說。）

當我們研究馬克思各種手稿時，我們又找到（那是他自己做的）他的知識觀念，他的世界「非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和由一種共產主義社會而取消人類異化的觀點之間的顯明聯繫。雖然今日極容易指出馬克思的所信，是極烏托邦的。也就是：他以爲：「共產主義作爲積極廢除私有制」，等於普遍地廢除人類的異化。我們認爲他的認識論的出發點，不成爲哲學無用的理由。』^{③4}

沙夫的「青年馬克思的研究：一個回答」，是答覆柯洛科夫斯基的評論。他以爲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哲學觀點完全一致，而且在晚年兩人分工，恩氏負責哲學的探究。「手稿」的觀點，只是到「費爾巴哈論綱」的橋樑，在那時，馬克思還有唯心論。馬克思就在那「論綱」中提出主觀的作用，認識不限於實踐。^{③5}

(10) 蘇聯學者對異化說的反應

自清算斯大林後，蘇共對於思想的控制稍為放寬，至少一些擔任理論工作的知識分子，知道西方哲學家們對青年期馬克思著作的興趣，和在思想界已發生的作用。一九六五年「哲學問題」(Voprosy Philosofei)第十期和第十一期發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全文，附有原稿失落的段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旁註，另指出該書寫於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不是九月。又在同誌第十一期發表巴加圖里耶(G. A. Bagaturiya)的論文「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原稿的結構和內容」。無疑地，這些工作都和異化說有關。在這部稍後於「手稿」的著作中，下面一段話是說異化的：

『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了一種社會力量，即擴大了生產力。由於共同活動本身不是自願地而是自發地形成的，因此這種社會力量，在這個人看來就不是他們自身的聯合力量，而是某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權力。關於這種權力的起源和發展趨向，他們一點也不了解；因而他們就不再駕馭這種力量，相反地，這種力量現在却經歷着一系列獨特的，不僅不以人們的意志和行為為轉移的，反而支配着人們的意志和行為的發展階段。

這種「異化」（用哲學家易懂的話來說）當然只有在具備了兩人實際前提之後才會消滅。要使這種異化成為一種「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為革命所要反對的力量，就必須讓它把人類的大多數變成完全「沒有財產」的人，同時這些人又和現在的有錢的有教養的世界相對立，而這個條件却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的。……

其次，這種發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前提，還因為只有隨着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之間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
共產主義對我們說來，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有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³⁶

對比這段話和「手稿」所說的「異化」，實沒有不同。這兒所說異化了的人，不是費爾巴哈假說的人。西方注意異化說者，所引馬克思的論點，是無可否認的；至少，他們並沒有歪曲馬氏的思想。因此，蘇聯的思想工作者，十年來也努力從事這問題的研究。他們之中有些人把異化和實存主義分開，另有些人把自由問題也加入討論，還有些人討論這個基本問題：人的意志和他在宇宙中的地位。發表那些研究者，討論者的文章，不限於專門性的哲學雜誌，如一般刊物「知識」(Znaniye)。無疑地

，這現象不是蘇共當局願意的，而是被動的。

衛茨爾曼（T. I. Oizeiman）不滿海波萊特（J. Hypolite）的著作「對馬克思和黑格爾的研究」（*Etudes sur Marx et Hegel*, 1955）。海氏是法國實存主義者，認為『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異化觀念構成馬克思哲學的來源。』他又說：

『有這結論：雖然馬克思寫了四卷「資本論」，他未曾對社會主義提經濟的歷史的真正基礎：他的關於由於抗性資本主義制度不可避免地轉到一個無階級社會這論題，實際上只是關於異化的發展和克服的學說。這學說，可追溯到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又依某些人的意見（邁爾和蘭格）與浪漫主義史料編纂，甚至於基督教的墮落教義和默西亞降臨（依著名法國人格學家莫尼爾的話）都有關係。』

衛茨爾曼評論道：『這不是解說而是歪曲馬克思主義，企圖以最直接的形式指示：馬克思主義就它的意識形態本質而言，和就它的來源而言，都對勞動階級的解放運動，沒有直接的關係。』^{⑤7}

由這段評論，人們不難推想對異化問題的研究，可貶低馬克思主義之根本的社會經濟客觀性，使人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哲學和實踐發生懷疑。

對於實存主義，蘇聯哲學家們的評論更多。在那些評論中，都指出：儘管這兩個學派對立，而却有一共同點，即都認「異化」是重要問題。那爾斯基（I. S. Narsky）在「實存主義和宗教中異化問題」，分析海德格等人的著作，尤其是分析海氏的「尼來」，有這結論：『實存主義不反對社會活動，但由於它的這種活動任何後果之根本無用性（異化），它確完成了意識形態的任務，本質上是資產階級的。』^{⑤8}

依蘇聯哲學家們的見解：實存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有這接近點：關於人和物的關係之絕對性，關於人的認識是物的反映，關於社會與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的聯繫，兩派發生歧見的是知識的和道德的結論。實存主義派趨向失望，而馬克思主義派趨向激動。對於人格性和自由的問題，實存主義派渴求自由，不願受任何種法律的支配，以為有了限制或強迫，個人就沒有自由。所以發生異化，由於社會法律的要求，並由之發生革命。馬克思主義派不否定社會，還重視社會，因為社會創成人的性格。

在論述異化問題中最重要的，是私有制取消，或資本主義社會死亡，就不會有異化。事實指示人們：在共產黨國家內，勞動階級不僅有馬克思所說的異化，而且還有非人化。就爲着那不是強辦共產黨國家是無產階級的，就可以使人信服，所以沙夫在「馬克思主義與個人」中如此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那是我們都知道的，它指示着廢除各式異化，縱使那是經濟的異化，不能自動地產生取消私有制的結果。』由之，他肯定地說：如以爲取消私有制，異化就消失，那是烏托邦。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曾預言：私有制取消，人對人的統治變爲人對物的管理；沙夫斥爲錯誤。我們知道：共產黨國家，取消私有財產，而控制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共產黨人，仍用暴力。名義上沒有『階級』却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分，出現因社會身份不同，特權等不同生活方式，也就是說馬克思所分析的異化現象仍然存在。

確有三個馬克思，活躍於思想舞台上。一個是「異化說」的早年馬克思，另一個是由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發生止的馬克思，第三個是巴黎公社以後的馬克思。第一個馬克思，因「手稿」而成爲廣大學者注目的人本主義者，他顯然反對布爾什維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第二個馬克思的承繼者是列寧，因爲列氏的馬克思主義，幾全引自這一階段的馬氏著作。第三個馬克思的承繼者是考茨基們所領導的第二國際派，他們主張階級合作，議會運動，和只在無產階級成熟後才會有社會主義革命。二十年代起列寧的馬克思，不斷攻擊第二國際派的馬克思，到三十年代斯大林統治殘暴的真相畢露，大家才恢復對考茨基們著作的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異化說」的馬克思，嚴厲地批評列寧的馬克思，並且在『社會主義即人本主義』大前提下，有與第二國際派馬克思建立聯合思想戰線的可能。（一九七一，一，四）

①一九三一年蘭德蘇（S. Landschut）和邁爾（J.P. Mayer）發表「歷史唯物主義」（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兩卷，內有「手稿」。同年柏林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一節也有「手稿」。一九五三年蘭德蘇出新版。一九五五年柏林出版馬恩的「小經濟學研究」有「手稿」。一九五六年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主義研究所出新俄文版。同年九月有何思敬的中譯本。英譯本，一九六〇年由莫斯科外國語文出版所出版，譯者馬丁·米立干（Martin Milligan），附有他寫的關於黑格爾的術語注釋和說明的註。一九六四年美國國際出版公司（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出版史特魯克（Dirk J. Struik）編並附「緒言」的英文版，題名爲「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e Manuscripts of 1844」，他比較米立干譯文和一九三一及一九五五年德文本，有些改譯，另附恩格斯的「大綱」和黑格爾術語的注釋。後面所說「手稿」均指這英文本。

②史特魯克編「手稿」第一七七頁。參照盧卡奇（Georg Lukacs）著「青年黑格爾」（Der Junge Hegel）日譯本和何思敬中譯本。內史特魯克本「外化」譯“Alienation”。黑體字是原有的。（下同）。

③「手稿」第一〇六頁。

④同上書第一〇七至一〇八頁。

⑤同上書第一〇八頁。Entfremdung，依史特魯克的「名詞註釋」，原義是指 to Estrange 或 to Alienate，即商業上商品的 Alienate，可是馬克思對 Alienation 仍譯為 Entäusserung。

⑥同上。德文 Entäussern, Entäusserung 義為「疏遠」、「放棄」、「出賣」或「讓渡」（指自己的財產），最後一義是馬克思所用術語的最好表現。但 Entäussern 還有一個意義即「使人自己外化」，譯為英文即 Externalize。史特魯克譯為 Alienation。黑格爾在弗蘭克府時代已用「異化」，到寫「精神現象學」使用「外化」，費希特（Fichte）和謝林（Schelling）也用「外化」。

⑦同上書第一〇九頁。

⑧同上書。

⑨同上書第一一〇頁。

⑩同上書第一一〇至一一一頁。

⑪同上書第一一一至一一二頁。

⑫史特魯克在「緒言」中的話，見同上書第四六至四七頁。

⑬同上書第一一七頁。

⑭同上書第一三五頁。

⑮按這裏所謀「自然主義」（Naturalism）和「人本主義」（Humanism），都來自費爾巴哈。

(16)「手稿」第一三|五頁。

(17)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論到『對象化』、『外化』和『異化』，這些觀念對馬克思的異化說有很大影響。

(18)見杜拉切柯維奇(Milorad M. Drachkovitch)編「當代世界中馬克思的意識形態」(Marxist Ideolog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Its Appeals and Paradoxes)第一九至一五頁。

(19)「回憶馬克思」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八三至三八五頁。可是，沃登接着回憶：幾天後，清晨恩格斯邀我到家，『讓我用放大鏡逐一讀馬克思的手稿，「神聖的麥克斯」，較詳細的黑格爾的法哲學批判，「德意志思想體系」的一部分。』這說明：恩格斯到了晚年，對自己和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並沒有完全失去『興趣』。應該指出的，那時，他何以不讓沃登看「經濟哲學手稿」？！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九五頁。

(21)「資本論」第三卷第八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六年版)。

(22)「青年馬克思的研究——一個回答」，見拉比茲(Leopold Labedz)著「修正主義」(Revisionism)第一八九頁。

(23)「手稿」的緒言第四九頁。

(24)同上書第五一頁。

(25)同上書第五二頁。

(26)同上書。

(27)紐約一九六一年版第二三八頁。

(28)引自「手稿」第五三頁。

(29)見氏著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引自「當代世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學」第一〇至一三頁。

(30)同上書第一五至一六頁。

(31)城塚登和生松敬三合譯「實存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第一章第三和第五節。

(32)著名的著作有下..R. Garaudy: Humanisme Marxiste (Paris, 1957), G. Mende: Karl Marx Entwicklung Vom Revolutionären

Demokraten zum Kommunismus (Berlin, 3d ed. 1960), I.I. Oizerma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10 (1962).

^⑬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二十次大會後，東歐各國激起反斯大林浪潮。三月，匈牙利知識分子成立「斐多斐俱樂部」，盧卡奇鼓勵他們。六月十五日，他被選為該俱樂部主席，舉行哲學論戰。他公開批判斯大林，並撤回自我批判的一部分。九月他恢復進入大學的權利。十月匈牙利成立納吉政府，他為中委、教育部長。十一月納吉政府垮臺，蘇軍入匈鎮壓反蘇者，他被扣留於羅馬尼亞，翌年四月返布達佩斯，以後辭去公職，從事美學、倫理學的研究，遲到一九六七年恢復黨籍。

^⑭「卡爾·馬克思和真理的古典闡說」，引自拉比茲編「修正主義」第一八七頁。

^⑮同上書第一八八至一九四頁。

^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三九至四〇頁。

^⑰「異化問題和關於馬克思主義之有產者神話」，一九六五年莫斯科「哲學」第二集。引自恩德生 (Paul B. Anderson) 發表於「蘇聯的研究」（一九六六年第五卷第四期）的「異化問題：沒有精神或宗教的理想的生活」。

^⑱同上。